

教育数字化转型下高校英美文学数字教材建设研究

刘岩

盐城师范学院 江苏盐城

【摘要】教育数字化转型意味着数字技术催生教育领域的重大变革。而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数字化教材已然成为教育数字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英美文学教材作为教育领域的核心资源，其数字化建设对于构建学生数字素养，提升教学质量，构建公平的教育平台有着重要的意义。针对目前高校英美文学数字教材在编写、出版与使用中的诸多不足，本文从技术转型、资源优化、质量把控三方面研究高校英美文学数字教材建设的策略与路径，以数字智慧教材激活课堂教学，重新构建英美文学课程的知识模态与教育生态，提升广大师生的数字素养。未来数字教材建设应凸显育人为本的理念，打造立德树人新平台；聚焦基本问题，构建全面系统的数字教材理论体系；重视技术赋能与人才培养，推动数字教材创新发展；完善政策法规，保障数字教材建设与管理。

【关键词】教育数字化；英美文学数字教材；数字素养

【基金项目】国家一流本科课程“美国文学”（项目编号：2023230909）；2024年江苏高校外语教育“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外语教学改革”专项课题（项目编号：104）

【收稿日期】2024年11月21日 **【出刊日期】**2024年12月26日 **【DOI】**10.12208/j.ije.20240091

Research on digital textbooks of the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in the universit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education

Yan Liu

Yancheng Teachers University, Yancheng, Jiangsu

【Abstract】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 education means that digital technology has given rise to significant changes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moder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digital textbooks have become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educational digitization. As a core resource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the digital construction of Engl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textbooks in universities is essential for cultivating students' digital literacy, improving teaching quality, and constructing a fair educational platform. Based on many shortcomings in current publication, and use of digital textbooks of Engl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this paper studies strategies and method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textbooks from three aspects: technological transformation, resource optimization, and quality control to verify that digital textbooks can be used to improve classroom teaching, reconstruct knowledge mode and educational ecology of Engl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courses, and enhance teachers' and students' digital literacy. The construction of future digital textbooks should highlight the People-oriented concept and create a new platform for cultivating morality and talents, focusing on fundamental issues and construct a comprehensive and systematic theoretical system for digital textbooks, emphasizing technological empowerment and talent cultivation, promoting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textbooks, improving policies and regulations to ensure the construction and management of digital textbooks.

【Keywords】 digital education; digital textbooks of Engl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digital literacy

引言

信息技术与教育的深度融合，从而创新教育理念、方法和评价机制，实现教育资源最优化配置和教学质

量的大幅提升。数智化时代催生了高校教学的新趋势，数字教材应运而生。目前数字教材建设已经过三次迭代发展，由凸显阅读功能转向强化教学功能，呈现出多

维度、多样化、多层次、多功能的特点。第三代数字教材更为注重交互性,借助数字平台与大数据从而实现智能化,重新构建高校课程的知识模态与教育生态。

作为高等教育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教材是保障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要素。在新文科和教育数字化转型背景下,高校教材建设也面临着机遇和挑战。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深化科技评价改革,加大多元化科技投入,加强知识产权法治保障,形成支持全面创新的基础制度。”(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1]由此可见,高校数字教材建设关系到国家软实力的提升,势在必行。

英美文学课程作为英语专业的核心课程,担负着促进学生语言基本功和提升人文素质的任务。但目前英美文学教学存在着诸多不足,如课程目标不明确、课程设置不合理、教学方法陈旧等问题,而智能化时代下的英美文学教材建设滞后已经成为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国外学界研究聚焦于数字教材功能研究、数字教材使用研究、数字教材出版研究等主题;国内研究则重点探讨数字教材概念、数字教材研发与出版、数字教材的应用等。综上所述,国内外学界对高校教材研究仍秉持传统的研究视角,如教材编写范式研究、教材编写知识视角等,对于高校英美文学数字教材建设研究呈碎片化,系统化研究尚有不足。本研究着眼于教育数字转型下高校英美文学数字教材建设存在的不足,从技术转型、资源优化、质量把控三方面研究高校英美文学数字教材建设的策略与路径,以数字智慧教材激活课堂教学,重新构建英美文学课程的知识模态与教育生态,提升广大师生的数字素养。

1 建设背景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自主编写、出版的英美文学教材有90余种,一些经典教材不断再版。在新文科和教育数字化转型背景下,新教材也不断涌现。多数教材编写体例涵盖作家作品赏析、作品选读、文学史、文学理论批评等类别,注重培养学生的语言能力、批判性思维、跨文化交际能力以及文学批评能力。但目前传统的英美文学教材在编写和使用方面仍存在诸多不足。

首先,现有的英美文学教材编写标准上缺乏统一的认识。课程编写标准作为顶层设计,应对课程目标、课程内容、课程实践提出明确的要求。目前纸质版英美文学教材主要依据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英语组制定的《大纲》。《大纲》规定文学类专业选修

课包括英美文学史、英语小说选读、英语散文选读、英语戏剧选读、英语诗歌选读等课程,“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以及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语言综合运用能力、组织能力、交际能力、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活动应面向全体学生,注意发展个性,提倡人人参与,培养合作精神。”(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英语组,2000)^[2]由此可见,英美文学教材编写应注重学生的能力培养,坚持基础知识的同时,兼顾高阶性和挑战性。目前国内文学教材编写遵循“文学史”“文本”和“文学史+文本选读”三种编写思路,通常以知名大学为依托,与出版社合作邀请国内外知名专家编写,个人差异性较为明显,缺乏系统的理论性指导,且教材质量评价标准也参差不齐,因此造成了诸如课堂教学模式单一、文学知识教条化、缺乏对于文学作品与文学赏析的宏观把控,知识内容选取上“重古轻今”,都造成了传统纸质版教材与时代要求脱钩,无法满足学生多元文化素养需求。

传统纸质教材在篇幅和课堂教学的限制,无法发挥教材对英美教学的支撑作用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相比较传统纸质教材,数字教材改变了纸质教材的形态,形成了“数字技术+教学平台”的新型数字教材,成为驱动教学改革强劲动力。除去传统教材编写出现的问题,英美文学数字教材编写还呈现出独特性,诸如教学评价呈现“整体失度、部分过度”的趋势,(袁建林、刘红云,2016)^[3]相关法律和政策不健全,对于数据流动监控不足、数字教材建设的安全保障不足以及、数字教材的“工具理性”趋势等。

2 建设维度

2.1 知识维度

课程教学的核心在于知识讲授,这也是教材编写的本质问题。许钧教授曾指出:“近年来,我国经济、科技迅速发展,国际影响力和地位不断提升,社会需要的外语人才不再是仅仅会外语的人才,而是精通外语、具备国际视野、具有跨文化交流能力和参与全球治理能力的外语专业人才。”(许钧,2022)^[4]学生对教材知识的态度影响着教材的价值取向。因而英美文学数字教材应紧扣课程论领域的两个经典问题:斯宾塞提出的“什么知识最有价值”以及阿普尔阐释的“谁的知识最有价值”。

2.2 方法维度

英美文学数字教材的重要实践在于优化目前课堂教学,构建多样化的优质课堂生态。因此,数字教材编写应围绕“数字教材如何帮助优化教学教法”以及“数

字教材何以推动教研教改”两个核心问题展开,打造立体化数字教材,从而实现教学资源的最优化配置。

2.3 过程维度

教学评价作为教学七要素之一,评价研究教师教学和学生价值过程的重要手段。英美文学数字教材能够帮助教师优化课前一课中一课后的教学环节,提供优质教学资源,增强师生互动和人机互动,因而教材应用过程中应注重多样化过程性评价体系构建,形式可包括课外阅读、演讲、辩论、读书报告会、戏剧表演、编辑报纸杂志、专题访谈、拍摄电视片等。

3 英美文学数字教材的建设和应用

3.1 树立数智化观念

长期以来,高校英美文学教学受到赫尔巴特和凯洛夫教育学的影响,聚焦于传授知识,课堂师生互动不足,导致学生参与度不高。数字教材的出现可大幅减轻教师的课堂教学任务,教师专业知识主导地位下降,因而教师任务由解答疑惑转向共同协作,自主互动式教学,意味着以知识为中心转向方法论中心。数字教材的使用赋予了教师更多时间,避免了机械化、重复性工作,也促使教师打造高阶性、探究互动式的课堂教学模式。因此英美文学数字教材建设首先要求教师树立数智化观念。

3.2 注重教材内容“具象化”

数字教材赋予学生更为丰富的资源形式,提供宽广的知识空间,帮助学生获取多样化的学习和情感体验。英美文学数字教材融合文字、图片、音频、短视频、VR资源等富媒体形式,同时针对各异的教学目标提供相应的呈现方式,使文学知识直观、生动地呈现在学生面前,有效解决文学知识脉络复杂,知识庞杂的问题。同时富媒体的高度介入教学能够帮助教师将知识分解,优化现有的课堂教学。因而英美文学教材编写者应对数字教材的内涵、本质以及特征构成等基本问题形成明确、统一的认识,避免出现“对数字教材边界认识不清晰、数字教材规范不系统、数字教材产品机制不健全、数字教材优势未得到充分发挥”等问题。(孙燕、李晓锋,2023)^[5]

针对以上论述,英美文学数字教材编写首先应建立较为明确的编写标准,明晰原则和目标。教材编写者需坚持立德树人目标,正确认识数智化时代人的地位与特征,发挥自我主体意识,规避数字化带来的隐患。数字教材赋予了编写内容的多样化,因而可采用专题模块的形式优化目前传统文学教材编写范式,重组并补充教材内容,如以富媒体形式添加“作家轶事”等栏

目;也可利用数字技术如数字思维导图、VR等多角度、立体化呈现教学内容,增强师生对所学内容的深入把控。

其次,鉴于数字教材的兼容性,英美文学数字教材建设应凸显个性化设计。进入到数智化时代,英美文学数字教材应充分考虑到学生不同的兴趣爱好、学习习惯等,借助大数据进行数据分析,制定个性化服务的教材建设路线,满足不同学生、不同层次的学习需求。例如小说赏析部分增加富文本资源,以短视频等形式更为直观地再现小说场景;借助数字教材使用平台拓展学生阅读,构建多维度、一体化的课程体系。

3.3 坚持课堂教学手段“常新化”

在教育数字化转型背景下,新媒体技术和资源融入高校英美文学日常教学,成为课堂教学的主要创新手段。从最初1.0时代音频资源的使用,到2.0时代多媒体、富文本、视频、PPT的广泛使用,至目前3.0时代数字化资源的投入,高校英美文学课堂教学已逐渐摆脱了以往知识灌输型讲授,而采用翻转课堂等形式进行教学实践改革。数字教材的使用能够全方位提升教学和学习效率,但目前仍存在使用率偏低,使用途径单一等问题。究其原因在于数智化时代对于数字教材的使用要求课堂教学改革常新化,而非局限于2.0时代简单运用信息技术的要求。

因此英美文学数字化教材的优化使用首先需要强有力的技术支持。如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平台、VR虚拟平台等新技术的引入,并结合课程特点实现情景化教学,注重多种数字技术的深度融合。例如智能化教学平台的建设可帮助教师实现教、学、研、评一体化教学模式构建。教师根据实际教学进程在平台上发布教学单元内容,教学资源共享,发布作业和在线答疑等,重组教学步骤,重构教材内容模块,形成英美文学课程科学体系。其次理论与实践创新是英美文学课程重要的推动力。英美文学数字教材建设应基于知识与实践相结合原则,融通信息技术与领域知识,形成以人工智能技术为基础,凸显人文性特征,跨学科、跨文化相贯通的交叉学科课程体系。

3.4 实行评价机制“多样化”

英美文学课程评价体系的多样化既是保障教学质量的重要标准,也是评估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指标。

“‘多元化’是指教师在数字教材背景下教学评价能力的发展趋势。立德树人监测与评价内容多是抽象、复杂、多维的高阶素养和能力,更适合通过收集学生的多维表现证据实现综合评价。”(檀慧玲、王玥,2021)^[6]

因此智能化评价体系的建立能够帮助教师突破数据意识薄弱,数字技术缺乏的问题,从而实现数字教材的切实落地。英美文学数字教材的运用并非一蹴而就,也非“由上至下”强制推行,而应是循序渐进,分层次推行,形成教与学协调机制,构建教师、学生、出版单位组成的数字共同体。

3.5 推行保障机制“全面化”

完善的制度和规程是建设高质量数字教材的重要保障。因而对数字教材的制度维护应从教材内容的资格审查、教材的编写规范、教材的出版机制以及教材编写者的资质几个方面加强管理。数字教材的内容决定着教材质量的高低以及市场竞争的优势,因而对数字教材内容的资格审查应是数字教材建设的重要指标。一是要建立健全数字教材的审查制度。出版机构要确保数字教材内容符合国家法规、教育政策,匹配英美文学教学大纲要求。二是审核制度常态化。出版机构应利用大数据技术对数字教材建设和使用情况获取及时反馈,做出适时调整,保持教材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同时建立数字教材专家库和专业审核团队,严格把控数字教材出版。

4 英美文学数字教材建设的几点反思

4.1 破除数字教材“唯技术论”

目前国内外部分学者秉持“唯技术论”,夸大数字教材的价值,认为数字技术俨然成为高校教学的核心,忽视数字教材建设和应用中存在的问题。美国教育部长阿恩·邓肯(Arne Duncan)就曾提出:“未来几年中,纸质印刷的教科书必将被淘汰。”(刘春林,2013)^[7]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也曾指出技术垄断论是“一切形式的文化生活都臣服于技艺和技术的统治。”(波兹曼,2019)^[8]他认为技术垄断将从美国开始波及全球,纸质教材终将消亡,被数字教材全面取代。但英美文学课程注重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和高尚情操,教师和学生的主体性占据主导地位。数字教材作为教学辅助,并不能完全取代目前的纸质教材,因而科技至上观念是错误的。针对科技带来的两难境界,英美文学数字教材建设在技术开发和使用上应注意以下几点:

(1) 组建专业技术团队。针对数字教材编写、数字平台、数字技术的差异性,英美文学数字教材内容的多样性,有必要组建专业化的技术团队,加强技术人员培训,负责制定数字化平台建设的原则和目标、根据市场调研结果选择个性化的数字技术如人工智能、云技术、专业技术团队保障技术平台的日常维护和稳定运行等。

(2) 实现资源优化组合。面对目前传统纸质英美文学教材种类繁多、重复建设等问题,英美文学数字教材建设应注重资源优化组合,将数字化活动与教学内容融合,对教学设计等环节进行重组;郭利强曾指出:“信息时代教材的数字化编制面临着一系列困境,其中包括:技术深度介入解构系统化教材知识体系,使得人们容易忽略教材内容的结构化与整体性。”(郭利强,2021)^[9]由此可见,为了避免数字教材出现“知识碎片化”问题,编写者、出版机构应依据各高校英美文学学情、教学情况实现资源共享。

(3) 出版机构品牌建设。数智化时代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因此英美文学数字教材出版应选择具有竞争力的出版机构,组建由高校教师、专家、编辑等人员组建专业化的数字教材编写、出版团队;同时加强出版社间交流合作,依据市场发行情况,打造优质品牌数字教材。

5 结语

新文科和数智化时代背景下,高校文学课程数字教材建设已是大势所趋。数字教材以其兼容性、便携性、互动性推动高校文学课程改革创新。高校英美文学课程目标应以立德树人为根本目标,以提升英语专业学生语言能力、跨文化交际能力、数字化能力为中心任务,“重点应从明确知识的灌输转向默会知识的传授,充分发挥和有意识地提高学生对明确知识的领悟力和整合力。”(丁建宁,2005)^[9]而英美文学数字教材建设和运用为提升学生数字素养,批判性思维提供了契机,同时为高校文学课程教学改革提供了新思路。然而相比较其他学科数字教材建设,英美文学数字教材还存在数量寡、质量低、使用少等问题,特别是数字教材的价值引领和示范育人功能需进一步研究。面向未来,高校文学数字教材建设需积极整合数字资源,积极建设数字平台,完善评估和保障体制。高校与出版社加强合作,打造具有专业特色、学科特色高质量数字教学资源,推动数字教材标准化建设,提升数字教材质量。

参考文献

- [1]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J].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www.gov.cn. 2022-10-25.
- [2] 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育指导委员会[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4、9.
- [3] 袁建林,刘红云.合作问题解决能力的测评: pisa2015 和 atc21s 的测量原理透视[J].外国教育研究,2016,(12):45-

46.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58.
- [4] 许钧. 关于新时代外语学科建设的几点思考[J]. 外语界,2022,(3):6-11.
- [5] 孙燕,李晓锋.教育数字化转型背景下的数字教材发展需求、现状与对策[J].中国大学教学, 2023,(12): 85-91.
- [6] 檀慧玲,王玥.论立德树人监测与评价的关键要素与制度体系[J].课程·教材·教法, 2021,(12):151-121.
- [7] 刘春林.美国数字教科书出版概览(上)——数字教科书挑战美国 K12 学校[J].中小学信息技术教育, 2013,(5):81-84.
- [8] 尼尔·波斯曼.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M].何道宽,译.
- [9] 郭利强.数字时代的教材编制:技术伦理与风险规避[J].课程·教材·教法, 2021,(2): 43-49.
- [10] 丁建宁. 默会知识论视角下的外语教学[J].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5,(7):24-27.

版权声明: ©2024 作者与开放获取期刊研究中心(OAJRC)所有。本文章按照知识共享署名许可条款发表。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